

旧照相底片

上海文艺丛书

[叶辛主编]

.....回忆滕佳

.....东方主教丁光训

.....评弹学员：最后的噶得里咯噶

.....上海幸存的犹太移民

.....神秘的茅台酒

.....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和谈唱戏

.....婚姻与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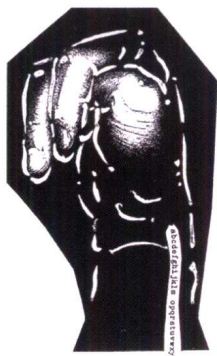
.....潘汉年为什么失去最后的解释机会

.....张爱玲在美国

.....厉慧良化成灰也五彩缤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叶辛主编



旧照相底片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敬山

封面装帧 王震坤

·海上文坛丛书·

旧照相底片

叶 辛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25 插页 3 字数 323,000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208-02876-1/G·486

定价 23.00 元

《海上文坛》丛书总序

叶 辛

小时候爱读小说。

长大了爱写小说。

从读小说到写小说的漫长的过程中,经历了从都市到偏远蛮荒的乡村,又从乡村到繁华喧嚣的都市这么一段生活。写了小说以后,我才真切地体会到,一些小说是直接印成书出版的,还有一些小说是先在杂志上发表,然后再印出单行本的。

小时候读小说,常常会突发奇想地冲动起来,跃跃欲试地自己也来写一本小说。

长大了写小说,常常抽出闲暇读一点小说,看一看同时代的作家和经典作家们怎么表达,怎么写。

唯独没有想过要当杂志的主编。

但是在我专业地做了五年的职业作家以后,却被任命为杂志社的主编。

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便以没想过当过主编来推诿,不愿担负这重任。

回答仍是很妙的:正因为你从没想过,所以才要你当,要你做一点文化服务工作。天天想着当主编的,不一定能当。

于是我便当上了主编,编的是贵州省的文学刊物《山花》。

走马上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光明日报》、《文学报》等一些报纸,就发了消息介绍说:国内最年轻的省级文学刊物的主编云云,还配发了照片,似乎挺荣光的。读着报纸上豆腐干大小的一块报道,我意识到干这活儿是有责任的,干就得干好。

一年一年地干下来,干到回归上海。心想这一次总算可以卸去重任了。不料到上海作协报到的第一天,就得到一纸任命,担任《海上文坛》主编。更准确地说,这纸任命在我回来之前已经做好了,我报到那天,只是正式通知我而已。

和《山花》文学月刊不同,《海上文坛》不是一本纯粹发表文学作品的刊物,而是一本贴近生活的、纪实的、反映正在行进中的世界种种生活形态和人物及事件的杂志。

这本杂志应该受到大众的欢迎和好评。

这本杂志应该反映当今社会和世界的热点。

这本杂志应该体现作家协会的水平和格调。

很多人给我描绘这本杂志应该有什么样的脸庞,或者说是应有的内容和形式。

杂志就在文化界、文学界、新闻界、出版界、社科界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编辑部同志们的努力下办起来了。从两个月一期到一个月一期,从办刊初期印数极少的二千册到稳定在数万的订数上徘徊。一晃竟干了七年。

大约从杂志的基本风格定型,订数稳定时起,先后有十几家出版社找过我,商量要把《海上文坛》杂志上的文章,分门别类地编成几本丛书。他们向我介绍出版的形势和市场的趋势,他们预言这样编成的丛书,不但在文化上是有价值的,而且还会在文化市场上受到欢迎。有几家格外迫切的出版社,甚至还说可以在合同上写明头版包印多少万册,有书商愿意包销多少万册云云。所有这些说法,给了我这么一个印象,就是说《海上文坛》杂

志上编发的文章，并没因杂志的时限而过时，把它们积集成书，多少还有些价值。

原先在我心目中，杂志么，过了时限就被称为过期的杂志。在国外，过期的杂志是要颠倒过来置放、降价或削价出售的。每一期新的《海上文坛》出版，隔开几个月，总能在沿海都市或内地大中城市出版的文摘报、周末版、娱乐版、生活类小报上看到转载我们的文章。多的时候，我们一本新出版的杂志，从头到尾所有的文章都被人转了。这些转载的人家，有的懂一点礼貌，给编辑部打一个电话或是发一个短函，不管我们同意与否，算是打了招呼。但是大量的转载，事前并没有跟我们打过招呼。大概他们觉得，我们转了你的文章，是为你作了宣传，为你办好事哩。其实我们的杂志有自己的风格和品位，我们杂志上登的文章，不一定适合在其他报刊上转载，一转往往会转出一些麻烦来。

办《海上文坛》这七年来，更有甚者，既不打招呼，更不上门来商量，就把杂志上一些文章，自作主张编纂成书，在以书摊为主的二渠道市场上广为发行赚钱。碰巧拿到几本这样的书，且不说纸张、印刷、装订、设计上的质量之差，就是错别字、病句也比比皆是，严重地败坏了我们编辑部的声誉。

有鉴于此，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选编了这一套三本的《海上文坛》丛书，把读者们现在还时常提及和询问到的文章，根据《海上文坛》的逐期专栏，编纂成书，奉献给广大的读者。我特别欣赏《旧照相底片》这本书名。在一个家庭中，闲暇之余，或是家庭某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或是合家难得团聚的佳节，总会翻找出过去几年、十几年的照片，甚至还会找出数十年前祖父母一辈的照片来欣赏品评，寻找岁月的痕迹和往日的记忆，那么读者们在看我们这套丛书的时候，想必也会泛起类似于翻看家庭保存的照相册的心情和滋味。

《海上文坛》作为一本以纪实为基础的杂志，办至七年绝不是说已经办得非常完美了。不，不是这样。正因为她是纪实的，和作家协会其他的纯粹编发文学作品的《收获》、《上海文学》、《萌芽》的不同之处，就是纪实更容易出差错和纰漏。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同样一件事，比如说公交车上的一场纠纷，即使坐在同一辆车上的乘客，站在不同的角度，所叙述的经过也是会有不同和差别的，有时候由于视角的不同，这种差别还会更大。这个人站在正面说看见他抡起拳头打人了，那个人坐在侧面说我看得清清楚楚，没人动过手……

这就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作为杂志社的主编，我还是愿意将刊物办得更为出色，更为令社会各界人士满意。

愿我们的《海上文坛》越办越好。

愿我们的《海上文坛》丛书走上读者诸君的书架。

目 录

母亲教我的歌	1
给范大雷母亲的一封信	2
母亲教我的歌	11
庄则栋近事	20
舒巧舞出三毛的世界	36
刘长瑜从“小娇娘”到“小铁梅”	46
黄宗英自作自受自甘心	57
不羨青云恋江湖的王蒙	62
东方主教丁光训	72
附录：上帝不是男性	77
戴厚英一往情深话父亲	82
回忆滕佳	88
星星的孩子	97
一个新兵与残疾父母的传奇	98
婚姻与房子	107
大人也能变小孩	121
评弹学员：最后的噎得哩咯噎	129
一位母亲和一群“星星的孩子”	143
且说林风眠	154
两个人，一只手	159

吴冠中：裸体的诱惑	168
二十个孩子的母亲	175
动荡之夜	185
1971 年：话务员耳畔的动荡之夜	186
发生在海峡两岸的版权案	196
第四次出狱后的奇迹	208
上海幸存的犹太移民	221
神秘的茅台酒	233
广告经营中一个个神秘的黑洞	256
京华访“犬”记	266
漫说北京胡同	278
《交响音乐沙家浜》幕后	292
五彩缤纷	301
为毛泽东与蒋介石和谈唱戏	302
“蓝苹小姐”就住在这里	310
潘汉年为什么失去最后的解释机会	325
张学良上海寓所寻旧	339
梅兰芳、胡蝶与少帅	356
一代坤伶言慧珠的绝唱	361
厉慧良化成灰也是五彩缤纷	368
张爱玲在美国	375
“胡琴圣手”的弦上人生	387
蒋经国义弟的三段传奇和三个疑点	396
黄金荣与露兰春	410
女漫画家梁白波的情与爱	422
附录：梁白波的最后四封信	437



母亲教我的歌

亲情，无疑是最神圣的情，最温柔的情，最纯洁的情。享受亲情和呵护亲情，是每个人的生活境界，尤其是当一个人取得辉煌的成就后，甚至当一个人高处不胜寒的时候，他第一需要的，不是挥金如土，不是前呼后拥，而往往是亲情。这样的范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与文学史卷中，代代相传，而在当代的成功人士中，也几乎是俯拾即是。作曲家陈钢至今念念不忘的，是母亲教他的歌；已故女作家戴厚英对父亲，更是一往情深。

从个人亲情延伸出去的，是个人的情怀，是个人内心的感情世界，它的凝重，它的固执，同亲情一样无法更改。就像舞蹈家舒巧对三毛世界的迷恋，也像大主教丁光训一生的追求。

当然，亲情有时候也是折磨人的，甚至会折磨一个人的生命。

妈妈,请听我说一句,大雷的灵魂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而他心爱的学生是他生命的延续。

给范大雷母亲的一封信

哦,妈妈,我多么想带走您的忧伤,我多么想把您从不肯释然的悲苦中拉出来……

记得那天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的编导来采访您,他们要拍摄大雷生前的小屋,他用过的钢琴,睡过的小床。

主持人让您说几句,您未开口就先掉泪,“我不想说!”在呜咽中您冲出小屋,在五楼的走廊里忍不住地痛哭不已,肩膀不住地抽动,我一把搂住您,不知如何是好。那时际,我真恨那个主持人,干吗再来触动您那根脆弱的神经呢?因为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对大雷来说,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晚了!

妈妈,大雷走后,您很少在人前掉泪,我发现您反而出乎意料地比以前爱笑了。您那天生的不可思议的善良和自尊,促使您微笑地面对人生痛苦。那微笑中有着深沉的无言的酸楚。这一切并没有瞒过我敏感的眼睛。

我知道夜深人静时,您常常关起房门一个人悄悄哭泣。半夜里您会突然惊醒,冷汗湿透,您分明听见大雷在呼叫:“妈妈,我不想离开你……”您常常把小弟叫成大雷,您一走到大雷住的五楼,面对空锁着的房门就禁不住想哭……

妈妈,您在二十五年前,已经失去了患难与共的丈夫范继

森；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在白发的暮年，您又送走黑发的儿子范大雷。

我知道您无法抹去中年丧夫、晚年丧子的悲哀和阴影。您永远卸不下那些痛楚的记忆，也无法冲决孤独悲伤的氛围。

您知道吗？成千上万的人都在为您这个女性感到骄傲，您用贤妻良母式的默默牺牲，为人类塑造了两个平凡而伟大的男子汉，两个普通而优秀的钢琴教育家和艺术家。

范继森、范大雷父子都是在春天，在万物执著渴望生命的春天，在这不该走的季节走的。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恋恋不舍，都是牵挂。他们临终前的最后心跳都化作了音符，谱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谱写了一个大写的人。

都说中国人在地上有个家，死后天上还有个家。妈妈，您放心，他们父子团聚了，他们不会寂寞。

我想，天国一定很美，要不，去的人怎么都不肯回来呢？

我曾看到大雷写给自己最要好的同窗好友、现旅居美国的全美钢琴教师协会旧金山分会主席顾国权先生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有这么一段：“最近常做恶梦，但有时梦境也很美，那是在铜仁路的老房子，沙发上躺着父亲。母亲在喂小弟弟吃饭，一切都 very 安详，有安全感，我这辈子做梦永远只有这一个家。”大雷还常梦见自己是婴儿，躺在母亲温暖的怀里。

大雷他深深爱着自己的家，深深依恋着爱他的妈妈。

妈妈，咱们聊聊。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读范大雷这本书就是读那个痛苦、孤独的生命，读那个不安的灵魂。而这个生命，我觉得那么熟悉，仿佛老朋友一般，不，应该说是和现实的幻影后面的那个真实的我那么相像。

我和大雷是同时代的人，我们也曾是当年的热血青年，热情得可以，盲目得也可以。

梦，一撞到了现实，痛苦得可以，压抑得也可以。

整个过程，是一种精神的消耗，如贝多芬的乐曲，流血是他最悲壮的抒情。

大雷他比谁都清楚，他的生命早已不完全装在自己的躯体里，一大半攥在死神手中。他经常瞥见那正在临近的死神，对生命的思考也就愈加迫切和重要。痛苦刺激他思考幸福，死亡刺激他思考生命。孱弱的躯体刺激他弘扬精神。

也许一个身患绝症者比常人更能体会生存的荒谬本质，因此他对身前浮名，眼底繁华，早已置之度外。他唯一愿意做，而且是必须倾尽全部精力、心力、体力去做的事情，就是为我国培养出国际上一流的钢琴人才。他父亲一辈子这样默默地做了，大雷也这样心甘情愿地做了。

妈妈，当您的丈夫和您的儿子呕心沥血培养出来的学生站在国际钢琴比赛奖坛上领奖时，他们怎么也忘不了，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清贫而病弱的中国恩师，一个有着比血缘更浓的亲情的父亲和兄长。

使学生最不能忍受的是范继森、范大雷父子给予学生的是无法回报的爱。思念和感激也不能表达这种以鲜血和生命，哺育学生成长的无私、伟大和崇高。那是一种至爱，是一种天籁之声。

历史的栅栏常常是被那些令人忧郁的东西紧扣着。

人们常常是在回顾昨天时才认识今天。我想穿过岁月那命运的手，把栅栏上的扣轻轻解开。让我们一起看看，我们是否在失去了时光之后，也迷失了那些美好的情愫？

我的耳边永远回荡着大雷永恒的声音：“先做人，后做钢琴家。”

中华民族对世界贡献最多的是人，中国最多的财富是人。

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口号越叫越响,然而在某些人眼中,权力却是第一位货币,任何价值都可以用权力换算,比如人格、尊严、贵贱和知识等。这就不可避免地给各种人物的行为方式和目的打上权力的烙印。

然而中国有一批像范继森、范大雷式的知识分子。他们真是经久耐磨、价廉物美。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知识分子总是相信自己存在的价值。他们固守着自己的赤心纯情,执著痴迷。这是爱的起点,也是爱的归宿。

特别是我们这一批儿时高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中年知识分子,总是带着如今的年轻人很难理解的情感,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一种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

这种“中年情结”很像身陷重围的孤军,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上一辈把沉甸甸的接力棒交给我们了,下一辈又咄咄逼人地在一旁看我们要出什么把戏。前瞻后顾,颇能体会“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况味。

这种承上启下的“中年情结”代表着一种沉重的辉煌和辉煌的沉重。

我亲爱的妈妈呀,读大雷这本书,我的心很疼很疼。人们难以排解的痛楚,正是出自对一个英才早逝的由衷惋惜。他是战死在文艺沙场上的勇士,他是完全不顾惜自己,呕心沥血而死,他也是因知识分子不该有的贫困窒息而死。他的死本身就具有一种庄严和悲壮的色调。他的早逝留给人们一连串的震动和思索。

我心里总是伸出一根无形的鞭子在狠狠地抽打着什么;要是几年前范大雷就被社会承认,得到他本该得到的一切;要是范大雷早就有十万元钱及时换肾;要是他重病时尽快解决他的住

房,不让他吃力地一步一喘地爬那五楼;要是他能节省点精力、体力写出他渴望总结的钢琴教学法一书;要是他在住医院时能得到更好的护理;要是……可惜,发生的事几乎全是与“要是”相反的。难道这就是不可抗拒的命运?

在大雷的追悼会上,有个头发银白的老教授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远远地站在我的右边,紧闭着老泪纵横的双目,我听到他狠狠敲击拐棍的声音:“老知识分子退掉!中年知识分子死掉!青年知识分子走掉!”那拐棍的敲击声,着实地让我心抖了一阵。

一个国家的荣誉,首先是系在两方面的人才身上,一是领导层,一是知识层。知识分子在国家的形象怎样,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形象也往往就是怎样。

据说我国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是老年人的两倍多,近年又有增长趋势。一个个才华正茂的中年知识分子悄没声息地走了。他们的精神负担和压力太重,超负荷运转和知识的贬值、心理的压抑,使他们还来不及老,就走了!

妈妈,我不能沉默,我用那颤抖的笔,一气写出了悼念范大雷的报告文学《无言的辉煌》和《红烛泪干》。这两篇文章先后在文汇报和文学报上发表后,我收到许许多多读者的来信和来电:“读《无言的辉煌》涌上一种深刻的感动,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尽管个人形态不一,但骨子里的真东西恐怕就是范大雷的那点精神。感谢你用人道主义的激情又写了一个知识分子。”“我无法表达自己是在怎样一种情绪中读毕《无言的辉煌》。面对《辉煌》我默然泪下。文章带给人们的是振奋与骄傲,哀叹与不平。作者展示的是首高尚人格力量的精神赞美诗,同时也是一个人与一个民族,以及一个家族的悲剧史。作者在哀悼,同时也在呼唤;作者在鞭挞,同时也在催促——愿对活着的献身事业的执著者、珍惜、珍惜、更珍惜!”“有范大雷这样的老师,才有孔祥东、周

挺这样的学生。写文章,拍电影,让更多的人知道教师的价值。让社会多关心一点活着的范大雷式的老师和艺术家、科学家以及一切不求索取、不图回报、作无私奉献的知识分子。”

上海的新闻媒介是最有人情味的,他们饱含激情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妈妈,你不是也收到了许许多多来自海内外的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的来信和来电吗?人们的哀思和悼念如潮水不可阻挡。人们呼唤的,不只是一个年轻而普通的生命,而是一种由非凡意志品格构筑的高贵的灵魂。

我想,大雷在九泉之下一定听到了这泣血的声音。

当我去看望住在华东医院的上海音乐学院老院长贺绿汀时,我听到这九十几岁的老人心在滴血的话语:“范继森、范大雷父子是我们音乐界的国宝哇!他们不该走得这么早!‘文革’中,才五十一岁的范继森和其他教授被迫害致死,我捶胸痛哭,是我把范继森请到音乐学院来的,我害了他……”

贺老还关心地问起给范继森、范大雷建造墓碑的事,当他得知用钢琴的造型作墓碑时就连声称好。因为钢琴艺术是范氏父子的生命。贺绿汀还郑重地为墓碑题了词:“范继森、范大雷他们父子俩是后代永远怀念的、无私奉献的钢琴教育家和艺术家。”

妈妈,您为了范氏父子俩的墓地真费了不少心血,您终于为他们选定了靠大海的奉贤滨海古园,因为他俩生前都爱在大海游泳,他们的心胸也像大海一样。您对我说:“我要把募捐给大雷的钱全部用在建造墓地上。音乐家中只有聂耳、冼星海有墓地。建造范继森、范大雷父子的墓地也是在为严肃音乐争一席之地。”

我惊异地发现,在当今世界乐坛上,中国钢琴家能取得优异成绩并站住脚的,大多是范继森当年的学生,以及他学生的学

生,还有就是范大雷的学生。这无疑证明了“文革”中被批判的范氏钢琴体系的生命力。时间,是公正无私而且是最后的总裁判。

妈妈,您应该为他们骄傲。我也为您骄傲。大雷常常深情地对我说:“我做出点成绩,离不开我妈妈,她一辈子全为我们着想,全然忘了自己。我妈妈真是了不起的女性。”我也听到认您做母亲的顾国权发自内心的话语:“徐老师是我青年时见到的最漂亮最善良的女人之一,当大雷病在床上时,妈妈温柔耐心地喂大雷喝汤,我看着也真想生场病……”是呵,在美丽善良和有知识教育结合在一起,糅和在一起时,那才是女人最大的魅力。

我想起在大雷的小屋里第一次见您时的情景。我一见到您就愣了,您没有我想象中坎坷、劳碌的苦相,却有着比您本人年轻的慈眉善目的端庄气质。您那说话犹如唱歌般的嗓音真是好听,那么轻柔如绵,抑扬顿挫,带着母性的温暖。

让人最先注意到的是您的眼睛,那是一双很富有东方色彩的漂亮而含蓄的眼睛,透着温柔、爱抚,并不咄咄逼人,但让人怎么也忘不了。我一下子就喜欢上您了。我完全可以想象出您年轻时身为花腔女高音的风采。我心里在默默地说:“妈妈您受了那么多苦还能保持今天这模样,这简直是上帝的杰作。”

妈妈您吃苦而从不诉苦,您为了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七十多岁的人还在教学生初级钢琴和声乐。您除了照顾好单身的范大雷,还要照顾生病的二儿子和三儿子。一个因“文革”中受刺激患有精神病,一个因你们父母忙碌而把他寄养在乡下因发高烧误医而成了弱智。我痛恨老天怎么这样不公正,把这么多苦难集中在您一个人身上,那如何承担得住啊。可您却乐天地对我说:“我们生活上要求不高,只要家庭生活维持得下去就行了。一个人活着总要尽自己的能力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还要愉快地